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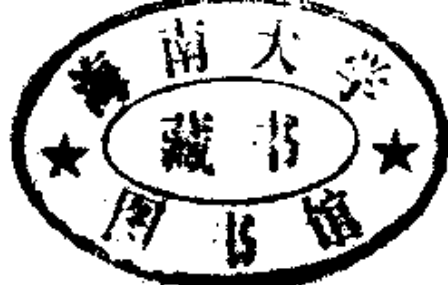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文库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I/4
200206
F:1

世界短篇 小说经典文库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 A 0 2 7 2 2 7 1 *

A0272271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前 言

在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风行于世已有几百年，它不像诗歌、散文、戏剧那样很早就具有了成熟的样式，但在一切叙事文学中艺术形态最完备、写作技巧最精妙、表现风格最多姿的莫过于小说，最易受作家和读者青睐、最雅俗共赏的也莫过于小说。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历代小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都是一些长篇巨著，而对于规模较小的短篇和中篇，除《老人与海》、《羊脂球》、《变色龙》、《项链》、《警察与赞美诗》等少数篇什外，能够为读者所熟知和广为涉猎的并不多。

但这种现象并不表明短篇小说中缺乏力作和名家。

因为，在短篇小说领域里，既有被称作“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的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又有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的雨果、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展现着他们短篇领域的才华；既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严肃、厚重、经典之作，也有如王尔德、毛姆、卡夫卡、昆德拉、川端康成等的散发奇光异彩的精品。

流连于短篇小说经典作品之中，我们既能欣赏到法国作家的睿智，感受到英国作家的神秘，又惊叹着美国作家的锐利，



世界短篇小说经典

揣摩着德国作家的理智，共鸣于俄国作家的热情，回味着日本作家的细腻。

文学的民族特色，源于每个作家独特的人生思考、审美情趣和文学制作技巧，因此，每位经典作家都有令读者掩卷难忘的过人之处。

莫泊桑于平凡琐屑中攫取典型，描摹人情世态，构思匠心独具；

劳伦斯善于打破传统，以独特风格揭示人性中本能的力量，欲从资本主义文明的灰烬中重建现代社会；

欧·亨利作品有出人意料的结局，细腻丰满的笔触，幽默的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茨威格对心理学的浓厚兴趣，使其作品长于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的精细刻画；

卡夫卡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手法表明对充满敌意的社会的反抗和绝望；

川端康成对外物纤细敏锐的感受使人领会到生命的脆弱；

博尔赫斯在东方异国情调的背景中展开离奇的情节，充满神秘色彩……

另外，还有纪德的《浪子回家》，加缪的《沉默的人》，毛姆的《红毛》，纪伯伦的《新婚床》等，这些都是历经大浪淘沙而难以陨灭的优秀之作。

世界优秀短篇小说洋洋大观，带给后人无穷的艺术享受和创作经验。本书试图在宏观视野中取其精华，以飨读者。



目 录

如此世界	[法] 伏尔泰 (1)
玄妙的杰作	[法] 巴尔扎克 (16)
克洛德·格	[法] 雨果 (45)
纯朴的心	[法] 福楼拜 (72)
陪衬人	[法] 左拉 (109)
柏林之围	[法] 都德 (118)
最后一课	[法] 都德 (126)
克兰比尔	[法] 法朗士 (132)
羊脂球	[法] 莫泊桑 (157)
项链	[法] 莫泊桑 (204)
浪子回家	[法] 纪德 (215)
沉默的人	[法] 加缪 (235)
流浪汉威利的故事	[英] 瓦尔特·司各特 (248)
信号员	[英] 狄更斯 (270)
快乐王子	[英] 奥斯卡·王尔德 (287)
皇帝与小姑娘	[英] 乔治·肖伯纳 (298)
红毛	[英] 威·毛姆 (311)
你抚摸了我	[英] 戴·赫·劳伦斯 (337)
阿拉比	[英] 詹姆斯·乔伊斯 (361)
猴爪	[英] 威廉·雅各布斯 (368)

黑猫	〔美〕爱伦·坡	(383)
竞选州长	〔美〕马克·吐温	(394)
一百万镑的钞票	〔美〕马克·吐温	(401)
一个争论之点	〔美〕凯特·肖班	(428)
警察和赞美诗	〔美〕欧·亨利	(442)
最后一片叶子	〔美〕欧·亨利	(450)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	(458)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	(465)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476)
杀人者	〔美〕尼纳斯特·海明威	(499)
拳击手	〔美〕尼纳斯特·海明威	(513)
乞力马扎罗的雪	〔美〕尼纳斯特·海明威	(524)
菊	〔美〕约翰·斯坦贝克	(555)
一对奇怪的小邻居	〔德〕歌德	(569)
沉重的时刻	〔德〕托马斯·曼	(577)
神童	〔德〕托马斯·曼	(586)
掘墓人	〔奥地利〕里尔克	(597)
看不见的珍藏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610)
月光胡同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626)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	(646)
地洞	〔奥地利〕卡夫卡	(657)
骗婚记	〔西班牙〕塞万提斯	(693)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捷〕昆德拉	(709)
座谈会	〔捷〕昆德拉	(731)
驿站长	〔俄〕普希金	(769)
外套	〔俄〕果戈理	(783)



- 白净草原……………〔俄〕屠格涅夫 (815)
- 一位柔弱的女子……………〔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839)
- 舞会以后……………〔俄〕托尔斯泰 (886)
- 变色龙……………〔俄〕契诃夫 (898)
- 套中人……………〔俄〕契诃夫 (903)
- 伊则吉尔老婆子……………〔前苏〕高尔基 (919)
- 猴子奇遇记……………〔前苏〕左琴科 (948)
- 一个人的遭遇……………〔前苏〕肖洛霍夫 (957)
- 罗生门……………〔日〕芥川龙之介 (996)
- 伊豆的舞女……………〔日〕川端康成 (1003)
-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日〕井上靖 (1029)
- 忧国……………〔日〕三岛由纪夫 (1070)
- 饲育……………〔日〕大江健三郎 (1092)
- 名声不好的家庭……………〔埃及〕纳·马哈福兹 (1135)
- 新婚的床……………〔黎巴嫩〕纪伯伦 (1143)
- 世界上最美丽的溺死者……………〔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1155)
- 结局……………〔阿根廷〕博尔赫斯 (1162)
- 圆形废墟……………〔阿根廷〕博尔赫斯 (1166)



如此世界

〔法〕伏尔泰

巴布克所见的幻象——巴布克记

在掌管天下万国的神灵之中，伊图里埃位列一等，专管上亚细亚部门。有一天他降落人间，来到阿姆河畔大月氏人巴布克的住处，对他说：“巴布克，波斯人的疯狂和放荡引起了我们的愤怒，昨天管辖上亚细亚的诸神举行会议，不能决定对波斯波利斯是加以惩罚还是将它毁灭。你往那城中走一遭，全部考察一下，回来给我一个忠实的报告；我根据你的报告，再决定对那城市或惩戒，或毁灭。”“可是，大人，”巴布克诚惶诚恐的回答，“我从没到过波斯，一个人也不认识。”天神说：“那就更好，你不会有所偏袒。上天已经赋予你鉴别力，我再给你一项神通，使你可以叫人信赖；你只要四处去走，去看，去听，留心观察，不用害怕，你到处都会受到很好的款待。”

巴布克便跨上骆驼，带着几个下人出发了。过了几天，在森纳尔平原附近遇到波斯军队去迎击印度军队。巴布克先打听一个掉在后面的士兵，和他攀谈，问他两国为何交战。小兵说：“对着所有的神明起誓，我一点不知，。那也不关我事。我



只知道为了要活命，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替谁当差都无所谓。或许我明天就投入印度军营，听说他们的粮饷比这该死的波斯军队每天多半个铜子。要想知道为何打仗，你去问我的队长吧。”

巴布克送了一份小小的礼物给那个兵，走进营盘。不久他结识了队长，问他战争的宗旨。队长说：“我又怎么知道呢？这个好听的宗旨跟我有何干？我的家离开波斯波利斯有好几百里，听到开仗消息，我立刻丢下家属，照我们的习惯，跑来找个发财或送命的机会，好在我没有事做。”巴布克说：“难道你的同伴不比你知道得清楚些吗？”军官回答：“不，为何互相残杀，只有我们几个大都督才真正明白。”

巴布克觉得奇怪，去见一般将领，和他们混熟了。其中一个终于同他说：“这场战争使亚洲受了二十年难，起因是波斯大帝的一个妃子手下有个太监，和印度大帝某衙门中一个小官儿产生了冲突，所争的权利大约值一块波斯金洋的三十分之一。印度宰相和我们宰相，都很严正的维护他们主人的权益。争执变得激烈了。双方各派了一百万大军出动，每年还得征发四十多万人来补充。屠杀，焚烧，破坏的城镇，糜烂之地，越来越多；生灵涂炭，而战祸方兴未艾。我们宰相和印度宰相屡次声明，他们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人类谋福利，每次声明之后，总多几个毁坏的城市和遭难的省份。”

下一天，听到和议即将成立的消息，波斯的将军与印度的将军急不可待的下令进攻，杀得血流遍野。战争的祸害与丑恶，巴布克全都看到了；他目睹一般将领的策划，都是想尽方法要叫自己的统帅打败。他眼看军官们被手下士兵杀害，士兵们把快要断气的同伴勒死，为的是抢他们身上血肉狼藉、溅满



泥浆的破布。他走进伤兵医院，由于波斯王出了高俸雇用的救护人员却惨无人道，玩忽职守，大半的伤兵都死了。巴布克叫道：“这些人还是禽兽？啊！波斯波利斯一定要被毁灭的。”

巴布克这样想着，进入印度军营。正像伊图里埃早先告诉他的，印度人招待他和波斯人一样的好。但使他毛骨悚然的同样暴行，他也会都看到。“噢！噢！”他心上想，“假若伊图里埃天神要诛灭波斯人，印度的神灵也应该诛灭印度人。”接着他去访查两军中的详细情形，听到许多慷慨豪爽、仁爱侠义的行为，使他惊喜万分，叫道：“不可思议的人类！如此多卑鄙的和高尚的性格，如此多罪恶和德行，你们怎么可能兼而有之呢？”

和议成立。两军的将领没有一个得到胜利，却为他们私人的利益叫那么多人——他们的同胞——流了血，那时各自到朝廷上争功邀赏去了。公家的文告庆祝和平，统统宣称德行与福祉已经回到人间。巴布克道：“感谢上帝！纯洁的风气经过洗刷，今后要常住在波斯波利斯了，它决不全趁那些恶神的心愿遭到毁灭的，咱们赶快前往那座亚洲的京城去吧。”

他到那座伟大的京城是从老城门进去的，一片的野蛮景象，粗俗可厌，叫人目不忍视。城里这个区域，整个儿脱不了当初兴建时代的气息；因为虽然人家一味厚古薄今，初期的尝试无论在哪方面却都是简陋的。

巴布克混在人堆里，他们都是些最肮脏最难看的人，神气痴呆，赶往一所阴森森的大屋子。巴布克听到连续不断的嗡嗡声，看着忙忙碌碌和有人掏出钱来买座位的情形，便以为是个卖草垫椅子的市场。不一会他瞧见许多妇女跪在地下，假装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前面，暗中却盯着男了，才明白原来他进了一



所神庙。好些又尖又哑，又粗野又不和协的嗓子，在天顶下面发出口齿不清的声音，活像皮克塔弗平原上的野驴听见吹了牛角号而与之相呼应的叫声。巴布克掩住耳朵，但看到几个工人拿着铁子锄头进了庙，他恨不得连眼睛鼻子也一齐堵住。工人们掀起一块大石板，挖出臭气四溢的泥土往两旁一扔，然后把一个死人放下坑去，盖上石板。

巴布克叫道：“怎么！他们竟然把尸首埋在敬神的地方！怎么！他们的庙基底下都铺满了死人？怪不得波斯波利斯常常受瘟疫之灾。尸体的腐烂，加上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的臭秽，大可毒害全球呢？啊！该死的波斯波利斯！大概天神们的意思是要毁灭它，造一所更好的城市，叫一些比较干净而唱得好一些的百姓去住。老天自有道理，由它去安排吧。”

太阳的路程走了将近一半。巴布克要到京城的一头，上一位太太家去吃饭；她的丈夫是位军官，托巴布克捎去几封家信。巴布克先在波斯波利斯绕了几转，看到一些别的神庙，建筑比较好，装饰也更体面，坐满了一些文雅的人，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他注意到许多公共喷泉，尽管地位不当，却是壮丽夺目；有几处广场上立着铜像，纪念波斯前朝的几位贤君。在其他广场上他听见群众嚷着：“何时才会有我们爱戴的君主呢？”跨在河上的几座雄壮的大桥，宏伟而方便的河滨道，以及两岸宫殿，巴布克看了都赞叹不已。他还欣赏一所极宏伟的建筑：打过胜仗、受过伤的成千老兵每天在那儿礼拜战神。最后他到了那位太太府上，太太请了一批上等人做陪客，等他吃饭。屋子很干净，摆设华丽，菜肴精美。女主人年轻，貌美，优雅，殷勤，宾客的风度也跟她不相上下。巴布克时时刻刻心里想着：“这样一座可爱的城，伊图里埃天神想要把它毁灭，



简直是跟大家开玩笑。”

可是他发现，那太太开头很多情的向他打听丈夫的近况，晚饭终了的时候，她更多情的和一个年轻祭司谈话。巴布克又看到一位法官，当着妻子的面热烈的拥抱一个寡妇；而这位度量宽宏的寡妇一手勾着法官的脖子，伸出另一只手让一个很俊俏而谦恭的青年市民握着。法官的太太第一个离席，去隔壁小房间招待她的精神导师。这导师本是约好来吃饭的，却迟到了。他极有口才，在小房间内与法官太太谈得那么恳切，那么动人，太太出来时眼睛湿了，脸上冒火，走路不稳，连说话都发抖。

巴布克开始担心，伊图里埃天神的主意或许是对的，因为他有叫人信赖的神通，当天就猜透女主人的秘密。她告诉他喜欢那年轻祭司，又向他担保，说波斯波利斯城中家家户户都跟她府上的情形相似。巴布克确信这样的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嫉妒，反目，报复，会把所有的家庭闹得天翻地覆，每天都有流泪与流血的事；做丈夫的一定会杀死妻子的情夫，或被情夫所杀。他觉得伊图里埃要毁灭一座灾祸连绵的京城，确是件好事。

他正想着这些不祥的念头，门上进来一个人，容貌严肃，穿着黑大氅，恭恭敬敬的求见年轻法官。法官既不起身，也不对来人瞧上一眼，神态傲慢，心不在焉地交给他一些文件，打发他走了。巴布克打听来客是谁。女主人轻声说：“他是本地最高明的一个律师，研究法律已有五十年了。我们这位先生只有二十五岁，两天以前当上了司法大臣，他要审理一件尚未过目的案子，叫那位律师做一个节略。”巴布克说道：“这糊涂青



年向一位老人请教，倒也聪明，可是为何不让那老人当法官呢？”“你这是开玩笑，”有人告诉巴布克，“在低微的职位上辛辛苦苦做到老的人，从来爬不上高位的。这位青年官职很大，因为他父亲有钱。我们这儿的审判权是跟种田一样用钱买的。”巴布克叫道：“噢！竟有这样的风俗！噢！这个倒霉的城！不是黑暗至极吗？花钱买来的法官，其判决一定是按着价钱出卖的，这地方简直腐败透了。”

他正在表示痛苦和惊奇，一个当天刚从队伍中回业的青年军人对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人家买法官呢？我带着两千人去跟死亡相搏的权利，就是买来的。我今天花掉四万金洋，为的是裹着血衣，一连三十夜躺在地下，后来又中两箭，至今还觉得痛呢。既然我倾家荡产，去替我从未见过的波斯皇帝当兵，法官要享受一下南面听讼的乐趣，当然也应该花点儿钱了。”巴布克听着气愤，把这个标卖文武官职的国家暗中定了罪。他毫不思索就断定了，这国内决没有人知道何谓战争何谓法律，即便伊图里埃不加诛戮，腐败的政治也会把这些人给断送。

巴布克对他们的藐视越发加深了一层，因为来了一个胖子，跟众人随便打个招呼，走近青年军官，对他说：“我只能借给你五万金洋，因为全国的关卡今年只给我赚到三十万而已。”巴布克打听这个抱怨赚钱赚得这么少的人是谁，别人告诉他，波斯波利斯一共有四十位无冕之王，订了契约，包下波斯帝国，收来的税只消缴一部分给王上。

饭后，巴布克走入城内最壮丽的一所神庙，坐在一群到这儿消闲的男女中间。高台上出现一位祭司，讲了半天善与恶。



他把无需分析的道理分作几部，将明白了当的事有条不紊的加以证明，把无人不知的东西教给大家。他很冷静的装做很激动，讲完了，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全场的人醒过来，自以为受了一番教育。巴布克说：“这个人用足劲叫二三百个市民受罪，但他愿望是好的，不能作为毁灭波斯波利斯的理由。”

从这个集会出来，巴布克被带去参加一个群族庆祝会，那是三百六十天天天都举行的。地方像神庙，庙堂深处有一座宫殿。波斯波利斯最美的妇女和最显赫的大臣都整齐的坐在那里，场面非常好看，巴布克开始以为这就是庆祝会了。一会儿，两三个像国王与王后一般的人物在殿前出现，他们讲话与民众说的大不相同，平仄和协，音韵铿锵，词意高雅，精妙无比。没有一个人打瞌睡，大家听着，寂静无声，只偶尔有些感动或赞美的表示。关于人君的责任，爱护道德的热忱，情欲之危险，他们都说得精辟动人，使巴布克听着落泪。他断定他所听到的这些男女英雄，国王王后，定是国家任用的宣教师；他甚至想劝伊图里埃来听听他们，满以为这样一个场面必定能使伊图里埃会回心转意，永远和波斯波利斯的市民言归于好。

庆祝会散了，巴布克立即想去看看那位主要的王后。她刚才在华丽的宫中宣扬过高尚与纯洁的道德。巴布克托人引见，介绍人带他打一座狭小的楼梯走上三楼，进入一间摆设简陋的寓所，碰到一个衣衫破烂的女人，神气既庄严又凄惨的对他说：“这营生还养不活我呢，你所看到的许多国王之中，有一位让我怀了孕，不久我就要分娩；我没有钱，而没有钱就不能分娩。”巴布克送她一百金洋，心里想：“要是波斯波利斯只有这个缺点，伊图里埃也不该生那么大的气。”

当下他又到一些商人那儿消磨了一夜，他们卖的都是华丽



而无用的玩艺儿。带他去的是与他相熟的一个聪明人。他挑些喜欢的东西买了，人家对他礼貌周全，卖的价钱却大大的超出原价。回到家里，朋友告诉他人家如何骗他。巴布克把商人的姓名记在字版上，打算叫伊图里埃惩罚全城的那天特别注意。正记着，有人敲门，原来那商人来送回巴布克忘在柜上的钱袋。巴布克嚷道：“你既然不知羞耻，卖给我的小玩艺儿高了四倍的价钱，怎么又会如此诚实热心呢？”商人答道：“城里稍微有些名气的生意人，都会把你的钱袋送回的，但说我把货卖多了四倍价钱，那是人家骗你了；我卖多了十倍的钱，你再想出售，连这十分之一的钱都卖不到。可是这也很公道，这些无聊东西能有价值，全靠人的好奇心；靠这好奇心，我才能养活我手下的上百工匠，我才能有一所体面的住宅，有一辆方便的车和几匹马；也靠这好奇心，我们才能繁荣工业，培养趣味，发展贸易，增加民间的财富。同样的小玩艺儿，我卖给邻国比卖给你还要贵，而在这一点上，我是对国家是有益的。”

巴布克想了一会，把商人的姓名在字版上删掉了。

巴布克不知道对波斯波利斯有何感想，决定去拜访祭司和学者，因为学者是研究智慧的，祭司是研究宗教的；他只希望他们能替其余的人补救一下。第二天早上，他到一所修道院去了。院长向巴布克承认，因为许了清贫的愿，他每年有十万进帐；由于许了谦卑的愿，他有很大的权势。然后院长把巴布克交给一个小修士陪同去参观。

修士正把忏悔院的富丽堂皇的内景指给巴布克看，外边却纷纷传说他是来整顿全体社团的。于是他立刻收到各修院的申请书，内容无非是：保留本院，解散一切其他组织。听他们的



辩护，所有的社团都有存在的必要，听他们相互控诉，全部应该解散。巴布克很佩服，竟然没有一个社团不想为了感化天下而独霸天下的。一个矮小的候补修士对巴布克说道：“救世大业眼看要完成了：詹尔杜斯特已回到世界上；女孩子们都在预言，还让人用钳子夹着身体，用鞭子抽着屁股。所以请你保佑我们对抗喇嘛。”“怎么，”巴布克问，“对抗那个在西藏的喇嘛吗？”——“是的。”——“难道你们还要跟他打仗不成？你们可是在招兵？”——“不是的，但喇嘛说人是自由的，我们不信，于是写小册子攻击他，他不看；他还不大听见人家提起我们呢；他把我们定罪的方式，就象一个家主叫人在园子里扑灭树上的青虫一样。”这些自称为明哲之士的荒谬，出家人的阴谋，提倡谦卑和抛弃名利的人的野心，骄横与贪婪，使巴布克气得直发抖，认为伊图里埃要毁灭这批贱民真有道理。

回到家里，他叫人买些新书来解闷，又请几个学者吃饭，以散散心。来的人比请的多了两倍，好像蜜蜂受了蜜的吸引。这些清客忙着吃喝，聊天；他们只称赞两种人，死了的人和他們自己；对现代的人物，除了饭局的主人以外，从来不赞美。他们之中谁要说了一句妙语，其他人就低着眼睛，咬着嘴唇，恨自己不曾说得。他们不像祭司那样隐蔽，因为野心的目标没有那么大。每人千方百计想争一个跟班的职位和大人物的名誉。彼此说些侮辱的话，便以为语妙天下。他们对巴布克的使命略有所闻。其中一人放低着声音，要求巴布克害一个作家的性命，因为五年以前此人对他没有恭维到家。另一个要求断送一个市民，因为此人看了他的喜剧却从来笑笑。第三个要求消灭学士院会员，因为他想进学士院却始终进不去。吃完饭，他